

## 黄河源头·青海

## 变“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

本报记者 姜峰文/图

黄河之水青海来。

入夏，从海拔4610米的牛头碑俯瞰，高原大地披绿，正绽放一年一度的惊艳；镶嵌其间的扎陵湖、鄂陵湖宛如蓝宝石一般，碧波万顷、浩渺无垠。

作为大河之源的青海，贡献了黄河总水量的近一半，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被赋予“国之大家”的担当。

但治理并不轻松。就拿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来说，“全县生态保护点多面广，过去的管理体制，既有国土、林业、环保、水利等条线，又有各类保护区等区块，谁都在管，谁也管不到底”，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仁青多杰在玛多县公安、国土等多部门都曾工作过，他将过去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治理模式形容为“九龙治水”，“土地、矿产归国土部门管，草场又归草原站管，水污染有环保执法，水土保持有水利执法，非法捕捞有渔政执法，大家各自对接上级的工作，谁也不会‘越界’，可一旦出现盗采，草场、矿产破坏了，水也污染了，这就得公安、农牧、国土、环保几家联合出动，否则解决不了，导致执法效率低、证据拿不到。”

2015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没有现成模式、没有成熟经验，青海先行先试，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发生：

青海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其下组建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管委会。以黄河源为例，对源头所在的玛多县进行大部制改革，将国土、林业、环保、水利等县级主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会，整

## 黄河观礼②



合下设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负责具体实施园区内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保护，同时县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构，也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资源环境执法局一家，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的管理弊端。

这不，仁青多杰成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大队队长。他的职责可真不少：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工作，如今都归他管。“在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的前提下，从原单位连人带编制转到新部门，县级部门精简了25%，而管理效能则得到优化整合，监管能力显著提升，黄河源园区内违法行为查处率达100%。”

“一言以蔽之，生态治理统归国家公园，其他社会管理职能仍归地方

政府，实现了用国家公园一块牌子、一套人马将黄河源头管全、管到底”，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书记、副主任甘学斌说，“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九龙治水’，变成了如今的‘一龙管水’，对黄河源头的天然生态系统展开了行之有效的‘一体化保护’。”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等第一批国家公园，近6年的探索、砥砺、前行，见证了这样一个全新生态治理体系的诞生。

治理的成效，写在大江大河：据统计，2016年到2020年，三江源地区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米。黄河源千湖奇观再现，湖泊数量由原来的4077个增加到5849个，扎陵湖、鄂陵湖湖泊面积分别增大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黄河源头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尤其是藏野

驴、藏原羚等动物数量明显增加。

改革还在深入。在前期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青海还组建成立了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分局，积极探索自然资源资产集中统一管理的有效实现途径，为实现黄河源园区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和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奠定了体制基础。

与此同时，黄河源区内还设置了生态公益岗位3042名，实现了“一户一岗”全覆盖，形成了3个乡镇管护站、19个村级管护队和123个管护分队的管护体系，有序实行休养生息、草原轮牧，也让牧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和红利共享者，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

上图：位于青海省玛多县的万里黄河零公里起点。

养上游水源，固一方水土，护大河之洲。近年来黄河保护与治理卓有成效，重在对黄河上中下游生态条件差异的深刻把握，更胜在“一盘棋”思维，注重大江大河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着眼于河，黄河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共同支撑着涵养水源、繁育生物等生态功能。没有上下游同治、水岸同治的统筹规划，黄河的生态面貌很难实现真正的改观。

放眼流域，黄河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黄河的生态保护治理，对于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好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用系统的眼光来看，抓好流域治理是关键。多年来，黄河以其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人口、17%耕地的用水需求，水资源总量紧张。但是，黄河上中游省区发展不充分，传统产业的水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加之泥沙含量较高的河流特点，黄河的生态环境用水时常被挤占，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河流生态的脆弱性。

因此，保护和治理黄河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下好保护黄河这盘棋，就必须用系统思维的大局观来审视黄河，用系统思维的关联性来分析和解决黄河问题。

强化流域统一规划与调度，是推进黄河一体化治理的首要之举。近年来，区域服从流域的河流治理原则得到落实，黄河流域通过实施全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成功实现连续22年不断流。全流域统一调度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平稳度过2021年强汛期，也是观照全局以求全胜的又一例证。

增进区域联动，创新协调机制，有利于压实黄河生态保护责任。2021年4月，河南、山东两省签下“对赌”协议，对两省黄河干流跨界断面实施水质监测，水质每改善一个类别，位于下游的山东省将向上游的河南省提供生态补偿，反之则由河南省向山东省提供生态补偿。目前，

## 共抓保护 协同治理

朱金宜

两省监测的刘庄国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关键污染物指数也持续下降。豫鲁两省携手打造的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成为黄河流域保护责任共担、生态效益共享的典范。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让我们用更大格局、更宽思路来保护黄河、治理黄河，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 新征程·新步伐

## 黄河中游·内蒙古

## 绿满山川迎客来

本报记者 翟钦奇

天蓝水碧，花香鸟鸣。眼前的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民居古朴，村庄宁静，农田井然，阡陌相通，清风徐来，宛若画中。

大河奔涌，于此蜿蜒。黄河自青海腹地发源，至此已到中游。在这里，黄河与草原相拥，划出数道优美的弧线。

殊不知，这里曾饱受水土流失的困扰。准格尔旗素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水蚀风蚀并存，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提到水土“变脸”，这里的人们大都记得“泥腿乡长”郭存发。

郭存发的家乡地处黄河二级支流十里长川上游。“山是秃瓢瓢，沟是深壕壕，地是窄条条”，这是20世纪70年代郭存发所在的地区农民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那时候这里的植被覆盖率不到一成，亩产不足百斤，人均收入不足70元。”今年77岁的郭存发回忆往事，眉头皱了皱。

1980年，时任巴润哈岱乡副乡长郭存发来到十里长川的支流五不进沟，开始蹲点搞试点，首先要做

的就是改变乡亲们“倒山种田”的习惯。在水土保持专家指导下，郭存发带领村民到山顶挖“鱼鳞坑”种松树，半坡建水平梯田种果树，沟底缩河造地打大坝，“我们当时把这个叫做：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头库坝穿靴子。”郭存发笑着说。

有一年，当地突降大雨，正往田里赶的郭存发被洪水冲走50多米，整个人成了泥人。爬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又继续投入到了抢险保田中，“泥腿乡长”由此得名。

1994年，巴润哈岱全乡220平方公里全部实施水保治理，全乡林草保存面积25万亩，各一级支沟泥沙含量几近为零，被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评价为“黄河流域一枝花”。

“那时候不觉得苦和累，看到老百姓有地种，有收入，恨不得再打上几个坝，再栽上几亩树。”郭存发还记得他人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那是一次抢险结束后，乡亲们给他送来的红腌菜和酸捞饭。

当时和郭存发一起蹲在田间地头吃饭的，还有张有云、徐福仓、张润在。曾经一群热血“后生”，如

今都已头发花白，但他们仍在植树造林，这两年又在荒山上栽种下300亩果树。“这一生受老郭大哥的影响，一辈子就爱上了种种庄稼。”张润在笑着说。

“近年来，我们在全旗范围内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飞播造林、天然林保护、重点小流域综合治理、沙棘治理砒砂岩、黄土高原淤地坝、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等生态水保项目，打造了多个山、水、林、田、路浑然一体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样板工程，植被覆盖率提高到72.5%，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9%，水土流失治理度提高到73%。”准格尔旗副旗长王景隆说。

“人家都说，当年巴润哈岱出了个‘泥腿乡长’，现在又出了个‘亿元书记’。”如今的巴润哈岱村党支部书记田勤世接过了郭存发的接力棒。“我们开展育苗工程，培育育苗基地200亩，每亩育苗15万株。全村苗木收入达到了1个亿。”目前，巴润哈岱村林草面积超过10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了85%，不少农户靠种树收入超百万元。

未来怎么干？田勤世认为，要推动生态型林业向生态经济型林业转变。“现在植绿护绿已成共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绿山绿水，还要发展林下经济，让黄芪、黄芩、百合、黄花等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村头的大棚里，外地游客享受着采摘的乐趣；棚外的果园内，孩子们在树下嬉戏奔跑；还有游客在河边支起帐篷，桌上摆满了当地的特色瓜果……如今的巴润哈岱，环境宜人，交通便捷，乡村旅游的发展为这里的秀美山川增添了新活力。“我们将生态元素融入景观设计，打造田园综合体+特色新村业态，通过拓展农业旅游功能，带动农业与第三产业良性互动，为乡村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动力。”田勤世说。

左图：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巴润哈岱村花卉基地。 赵鑫磊摄



## 黄河入海口·山东

## 这里有座“鸟类国际机场”

本报记者 李蕊

仲夏时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光如画。走在木栈道上，两侧苇荡曳曳，水波粼粼；片片浅滩之上，一群群鸟儿掠过，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游弋，鸣叫声此起彼伏，生机盎然。

黄河穿越黄土高原，奔至齐鲁大地，从东营市汇入渤海。泥沙在此冲刷沉积，孕育了黄河三角洲，形成大片湿地。为保护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建立，总面积153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作为“退海之地”，保护区湿地生态尤为脆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和干旱等因素导致湿地萎缩。近年来，保护区紧抓一个“水”字，持续加大生态补水力度，相继实施黄河生态调水、刁口河水丰水期调水等，近3年生态补水量达3.6亿立方米，有效遏制了海水入侵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减缓了土壤盐渍化。

护好大河之洲，仅解决“水”的问题还不够。1990年，互花米草进入黄河三角洲附近潮间带，2010年开始在自然保护区内爆发式蔓延。“互花米草是湿地生态稳定的‘杀手’。”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王金河说，“它繁殖能力强，且根系密密麻麻，严重侵占了当地盐地碱蓬、柽柳等植被的生存空间，滩涂

底栖生物密度明显降低，使鸟类觅食、栖息空间大幅度减少，威胁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刻不容缓。2016年以来，东营市联合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结合野外实地勘测调查，摸清了黄河三角洲互花米草分布格局、入侵机制，探索出“围淹+刈割”“刈割+翻耕”等治理技术，并陆续实施治理工程，有效遏制了互花米草的泛滥，潮间带生物种群得到有效恢复。

“哪儿环境好，鸟儿最知道”。鸟类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指示动物，其种类、种群数量可以直接反映湿地生态的质量。

说话间，一只鸟儿掠过，停驻在浅滩上，定睛一瞧，墨色的头、洁白的眼圈、橘红的蹼。“快看，黑嘴鸥，正觅食呢！”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高级工程师赵亚杰指向水面，“黑嘴鸥有‘湿地精灵’之称，它对繁殖地的选择极为苛刻，是湿地生态环境变化的指示物种。过去，互花米草侵占滩涂，让它们失去了大片的栖息地，黑嘴鸥的身影越来越少。”

为给它们一个安稳舒适的家，保护区重点实施黑嘴鸥、东方白鹳、鹤类等关键物种栖息地保护，架起人工巢、建起繁殖岛。近年来，保护区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现在

的371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两条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成为东方白鹳全球重要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白鹤全球第二大越冬地。

与此同时，保护区坚持“以生态的办法治理生态”，先后投资10.76亿元，陆续实施16个湿地修复项目，退耕还湿、退养还滩7.25万亩，连通水系241公里，修复盐地碱蓬、海草床4.7万亩，探索了独特的黄河口湿地修复模式，达到了“一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的良好修复效果，河陆滩复合湿地生态系统正在形成，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真实性、完整性进一步增强。

昔日“退海之地”，而今水清岸绿、群鸟翔集，拥有了“鸟类国际机场”的美誉。穿行在保护区，处处可见生态之美。

守护大河之洲的生态底色，东营市仍在路上。当下，东营正加快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规划面积3523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371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152平方公里，目标成为中国首家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打造出大江大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治理的“新样本”。

“未来，定有更多鸟儿恋上黄河入海口。”赵亚杰笑道，“‘候鸟’成‘留鸟’，来了再也不想走！”

上图：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白琵鹭展翅飞翔。 刘月良摄

